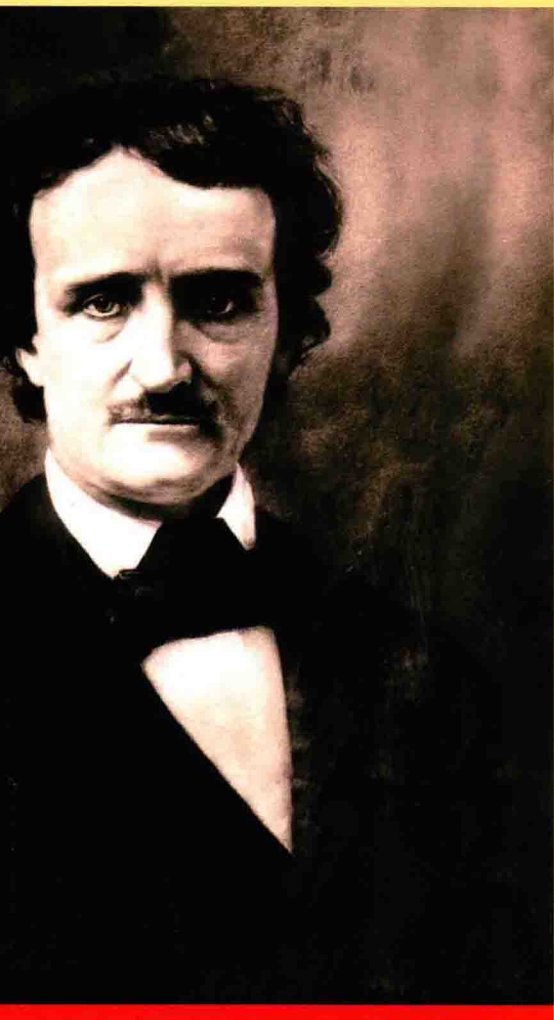


大师馆





永恒：

埃德加·爱伦·坡
与其世界之谜

Evermore **EDGAR**
ALLAN POE and the
Mystery of the Universe

【美】哈利·李·坡 著
Harry Lee Poe / 袁锡江 译

 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大师馆

永恒：

埃德加·爱伦·坡
与其世界之谜

Evermore EDGAR
ALLAN POE and the
Mystery of the Universe



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08-2016-04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永恒：埃德加·爱伦·坡与其世界之谜 / (美) 坡 (Poe, H. L.) 著；
袁锡江译. --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6.5
ISBN 978-7-5316-8716-0

I. ①永… II. ①坡… ②袁… III. ①坡, E. A. (1809~1849) —传记
IV. ①K837.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02381号

Evermore: Edgar Allan Poe and the Mystery of the Universe

Copyright © 2012 by Baylor University Press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Baylor University Press.

Th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Rightol Media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
经由锐拓传媒取得)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by Heilongjiang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永恒：埃德加·爱伦·坡与其世界之谜

YONGHENG: AIDEJIA · AILUN · PO YUQI SHIJIEZHIMI

丛书策划 宋舒白
作 者 [美] 哈利·李·坡 (Harry Lee Poe) 著
译 者 袁锡江 译
责任编辑 宋舒白 郝雅丽
装帧设计 冯军辉
责任校对 周维继

出版发行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158号)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longjiaoshe>
公众微信 heilongjiangjiaoyu
天 猫 店 <https://hljjycbts.tmall.com>
E - m a i l heilongjiangjiaoyu@126.com
电 话 010-64187564

开 本 700 × 1000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12千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16-8716-0
定 价 48.00元

前言

Allan Poe

本书探讨了埃德加·爱伦·坡所思考的一些主要生命问题。在此，我不会探讨爱伦·坡提出的所有问题，也不会穷尽其作品中任何问题的全部内容。我原本只讨论某一个问题，但那样的话，这本书就很难完成了，因为爱伦·坡对生活的态度并非是支离破碎的，我们不能脱离整体只研究一个方面。爱伦·坡所关心的就是整体。

直到20世纪最后十余年，包括研究爱伦·坡并同情他的学者在内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爱伦·坡写下长达143页的散文奇书《我发现了》(*Eureka*)说明他已经走向了疯狂。过去十年，我有幸能与许多重要的爱伦·坡研究学者进行交流。他们大多数都承认，阅读这本书让他们感觉莫名其妙。所以，面对这样一本书，最好的办法就是选择放弃。然而，这本书并非为那些选择放弃的人所写。爱伦·坡在书中所探讨的问题在他写作生涯之初就散见于他的诗歌、故事、散文和批评文章中。《我发现了》中随处可见爱伦·坡对自己之前作品的引用和改述。在文章中，作者提出了“大爆炸”(Big Bang)理论，预言到我们所谓的“黑洞”，否认科学界对产生引力的无形以太的理解，认为时间和空间是统一的。这些观点的产生伴随着爱伦·坡创世神学的构建

及对苦难问题的哲学思索。多年来，我的一个主要研究内容就是探索科学与宗教的重叠领域。它曾使爱伦·坡着迷，为他挖掘自己的科幻小说创作潜力发挥了重要作用。爱伦·坡刚开始尝试创作科幻小说这种全新的文学样式时，人们只是简单地称其为“恶作剧”，直到20世纪，这种文学都没有专门的名称。

由于所涉主题，本书并非想写成文学批评。相反，我从哲学和神学的视角来讨论爱伦·坡的生活和工作。因此，书中有必要把爱伦·坡的作品既视作文学作品也视作科学理论。但我为此满怀谦卑之心。虽然我的博士学位主修神学，而并非美国文学，但我实则研究过文学批评和语言哲学，达到了学士学位的水平。在本书中，我坚守着自己的专业背景，试图避免越界；如果确有越界冒犯之嫌，我希望我的行为可以被理解成是我个人热情的表达，而不是说明我并不具备的权威。爱伦·坡围绕其所提重大问题的想法，尽管我的理解可能会有明显的疏漏，但我相信，本书可以作为文学研究者的工具使用，让他们去探索散落在爱伦·坡作品中但却属于文学领域之外的一些问题。

本书作者系爱伦·坡堂兄威廉·坡(William Poe)的子孙，威廉曾在奥古斯塔(Augusta)、蒙哥马利(Montgoermy)和巴尔的摩(Baltimore)生活过。我现任里士满市爱伦·坡博物馆(Poe Museum of Richmond)主席。因此，我在书中会掺杂着对爱伦·坡的同情，对那些带着格里斯沃尔德谬误色彩的爱伦·坡严肃研究没有丝毫耐性。^①关于本书主题，我一开始怀着不可知论的态度，我并不知道我会发现什么。但最终，我发现了思想与信念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

写作本书花费时日不长，但准备过程却历经数年。一方面，

^① 作者在第一章中论述道，爱伦·坡死后，其生前好友格里斯沃尔德(Griswold)对其名声进行了诋毁，并影响了后世学者对爱伦·坡的研究方向。——译者注

2009年时值爱伦·坡诞辰200周年，其间我举办了一系列讲座，本书正是对讲座主要内容的总结；另一方面，我的成长过程深受爱伦·坡的影响。孩提时代，我的母亲带我来到查尔斯顿博物馆（Charleston Museum），一个玻璃展框里展出了爱伦·坡的微型人像：他站在沙利文岛（Sullivan's Island）岸边，眺望着大海。“他是你堂亲呢。”母亲说道。有天晚上，父亲正在家中进行家世研究，从我祖父的文件柜里抽出了一个文件夹。“这是爱伦·坡写给我曾祖父的一封信，”他给了我一张大型影印照片时说道，“但我父亲必须卖掉这封信，才能支付我哥哥的药费。”

上了三年级，当我去看罗杰·科尔曼导演、文森特·普莱斯主演的电影《厄舍古屋》（*House of Usher*）时，才第一次明白爱伦·坡是谁。^①到了五年级，我母亲带着我来到华盛顿特区（Washington, D.C.）休春假，回家途经里士满，看到州议会大厦的地上竖立着爱伦·坡的雕塑。上九年级后的那个夏天，我找到了一份停车场服务生的工作。漫漫长夏，我读完了爱伦·坡所有的短篇小说故事，以此打发无聊时光。九年级，我们阅读了《泄密的心》（*The Tell-Tale Heart*）。十一年级我们阅读了《一桶蒙特亚白葡萄酒》（*The Cask of Amontillado*）。老师告诉我们，爱伦·坡是一个疯子，他是在喝醉酒或者吸毒以后写故事的。

直到1999年，在里士满举行的纪念爱伦·坡逝世150周年活动中，我有几次发言。正是在那一周举办的“首届爱伦·坡国际会议”上，我对《我发现了》一文萌生了兴趣。曾几何时，我一直对科学

^① 罗杰·科尔曼（Roger Corman，1926年—），美国电影导演和制片人，被称为“B级片之王”。他在1960年至1964年有八部电影改编自爱伦·坡的作品（七部改编自恐怖小说，一部改编自诗歌），其中包括改编自爱伦·坡《厄舍古屋的倒塌》的电影《厄舍古屋》。文森特·普莱斯（Vincent Leonard Price，1911—1993年），美国电影史乃至世界电影史上最重要的恐怖片演员之一，引领了一个恐怖片的黄金时代。——译者注

和宗教比较感兴趣，而爱伦·坡看待这些问题的方式令我深为着迷。接下来数十年，令我疑惑的是，似乎无人意识到，当所有物理学家还难以想象到“大爆炸”理论时，爱伦·坡早已预言到了。2004年夏，在牛津大学举办的一次有关爱伦·坡、艾默生和霍桑的大会上，我结识了任教于圣彼得堡大学的俄国学者艾尔维拉·欧丝波娃(Elvira Osipova)及德国科学家雷内·范·斯路特勒(René von Slooten)(他研究过《我发现了》中的科学观点并有相关著述)。两者都使我产生了对《我发现了》中所探讨的宏大问题的兴趣。

近年来，随着“爱伦·坡研究协会”(Poe Studies Association)的成立及其刊物的创建，围绕爱伦·坡及其作品的研究经历了重大转变。对爱伦·坡作品给出客观、准确的评价，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20世纪初，几乎只有弗吉尼亚大学教授詹姆斯·哈里森(James Harrison)及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乔治·伍德伯里(George Woodberry)两位做过尝试，但都势单力薄。在接下来一代的研究学者当中，宾夕法尼亚州的亚瑟·霍布森·奎恩(Arthur Hobson Quinn)、托马斯·奥利夫·马博特(Thomas Ollive Mabbot)及约翰·沃德·奥斯特罗姆(John Ward Ostrom)为爱伦·坡相关的传记作品和批评文章树立了新的标杆。紧随其后的研究者，包括伯顿·波林(Burton Pollin)、本·费舍尔(Ben Fisher)和拉斯利·达梅伦(Lasley Dameron)，他们进一步促进了爱伦·坡研究的发展。到目前为止，著名的爱伦·坡研究学者人数众多，不胜枚举，但我想对几位该领域的大家致以谢意，他们给予了我莫大的支持。斯科特·皮普尔斯(Scott Peeples)令我赞叹爱伦·坡遗产之厚重，理查德·柯普勒(Richard Kopley)让我知道，爱伦·坡在创作引人入胜的故事，尤其是推理故事时，是如何使用现实材料的。与下列诸位的交谈中，我也受益匪浅：杰拉尔

德·肯尼迪(Gerald Kennedy)、艾尔维拉·欧丝波娃、德怀特·托马斯(Dwight Thomas)、迈克·迪斯(Michael Deas)、芭芭拉·坎特卢浦(Barbara Cantalupo)、亚历山德拉·乌拉科娃(Alexandra Urakova)以及史蒂夫·拉赫曼(Steve Rachman)。

在爱伦·坡诞辰200周年之际，我有幸能够通过举办多达40场讲座来分享本书的观点。在此，我必须感谢我的堂兄，来自南方大学(University of the South)的乔治·坡(George Poe)教授。他助我构想并实现在很多地点举办展览的想法，展出我个人收藏的爱伦·坡初版作品及其他藏品。这一系列的展览始于位于西瓦尼(Sewanee)的南方大学，我在那里开始了我的第一场讲座。在查尔斯顿图书馆协会(Charleston Library Society)举办展览的过程中，查尔斯顿学院(College of Charleston)的斯科特·皮普尔斯先生为我提供了帮助，并邀请我参与了他同里克·赞德(Rick Zender)及来自南加州塞特多大学(The Citadel)的吉姆·哈钦森(Jim Hutchinson)进行的一场专家小组讨论。我有幸受美国科学协会(American Scientific Affiliation)执行会长兰迪·艾萨克斯(Randy Isaacs)的邀请，在他所在的贝勒大学(Baylor University)的年度大会上举办展览。我提交了一篇有关爱伦·坡“大爆炸”理论的论文，并有机会与詹妮弗·怀斯曼(Jennifer Wiseman)和大卫·莱克龙(David Leckrone)——两位先后担任“美国宇航局哈勃望远镜”(NASA Hubble Space Telescope)高级项目科学家——交流爱伦·坡的宇宙学观点。

来自费城“麦特奈克萨斯协会”(Metanexus Institute)的埃里克·威斯洛吉尔(Eric Weislogel)的邀请给了我第二次交流爱伦·坡科学观点的机会。我也很感谢能借机与维拉诺娃(Villanova)的天文学家艾德·迪文尼(Ed Devinney)探讨《我发现了》一文。他为双

星光曲线分析开发了“威尔逊—迪文尼”(Wilson/Devinney)计算机代码。在年度“弗吉尼亚图书节”上，我来到了爱伦·坡的母校弗吉尼亚大学做演讲。在此，我感谢兰西·达蒙(Nancy Damon)、凯文·麦克费登(Kevin McFadden)和凯莉·米勒(Kelly Miller)，是他们给了我演讲的机会。弥赛亚学院(Messiah College)历史科学教授泰德·戴维斯(Ted Davis)邀请我在该学院“中部宾州宗教与科学论坛”(Central Pennsylvania Forum of Religion and Science)演讲，我与他关于爱伦·坡所生活年代盛行的科学观点的谈话，十分富有教益。借在费城举办的“第三届爱伦·坡国际会议”之机，我探索爱伦·坡有关想象的观点。爱伦·坡诞辰20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爱伦·坡故居国家遗址”(Edgar Allan Poe House National Historic Site)展出了我的部分藏品，同时邀请我在爱伦·坡逝世160周年纪念活动上致辞。我在致辞中谈到了推理故事所蕴含的预设。我衷心地感谢“美国公园管理局”(US Park Service)的海伦·麦肯纳乌夫(Helen Mckenna-Uff)和卡里·戴尔特霍恩(Karie Diethorn)两位给予我的莫大帮助和支持。同样是在费城，我与爱德华·佩蒂特(Edward Pettit)进行了一番畅谈。

在爱伦·坡诞辰200周年之际，最为特别的是我受邀在圣彼得堡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里展出我的藏品。其间，艾尔维拉·欧丝波娃也组织了一次有关爱伦·坡的大型学术会议，我做了大会报告。欧丝波娃教授对我的周全照顾和细心关怀令我不胜感激，她不仅不辞辛劳将爱伦·坡研究带入俄国，还热情地为我展示了圣彼得堡这座城市的荣光。没有玛格丽塔·马德拉克(Margarita F. Mudrak)和伊丽娜·尼基缇娜(Irina A. Nikitina)两位翻译的帮助，我将难以享受这次会议过程中太多的美好。为了举办这次会议，一些机构也予以合作，我在此向以下机构致以谢意：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圣彼得堡文化

委员会、美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圣彼得堡国立戏剧图书馆、圣彼得堡国际合作协会以及圣彼得堡艺术中心。

我必须感谢俄罗斯国家图书馆相关工作人员给予我的优待和关怀，尤其是弗拉基米尔·N. 瑞泽夫(Vladimir N. Zaytsev)、亚历山大·巴克阿热夫(Alexander Bukharev)、安顿·V. 里科马诺夫(Anton V. Likhomanov)、奥尔加·尼克拉夫纳·库里希(Olga Nikolaevna Kulish)、伊丽娜·林登(Irina Lynden)、阿勒克桑德·巴克热耶夫(Aleksandr Bukreyev)、艾莉娜·博科斯加亚(Elena Bokhonskaya)及纳斯提亚·库德里阿夫泽娃(Nastia Kudriavtseva)。感谢美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希拉·格沃特尼(Sheila Gwaltney)及其他工作人员对这次展览、会议及我个人所给予的支持。这些工作人员中，尤其感谢埃里克·约翰(Eric Johnson)、艾莉娜·施米尔诺娃(Elena Smirnova)、玛利亚·德洛娃(Maria Delova)、叶卡特琳娜·鲁巴尔斯卡亚(Yekaterina Rubalskaya)及维拉·塞甫斯塔诺娃(Vera Sevestyanova)。在圣彼得堡期间，我有机会在两所大学做演讲，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的艾莉娜·阿彭科(Elena Apenko)邀请我前往该校语文学院给研究生做一场演讲，圣彼得堡师范大学的奥尔加·费丽莫诺娃(Olga Filimonova)邀请我给该校本科生做讲座，我向他们表示谢意。

圣彼得堡之行后，我来到俄罗斯另外三个城市的大学做演讲。在莫斯科，美国使馆的玛利亚·洛娃(Maria Lvova)和丽莎·格雷戈里(Lisa Gregory)为我安排行程，陪同着我，有时还做我的翻译。感谢高尔基文学研究院和艾莉娜·科索科夫(Elena Koshokova)邀我为一个班的学生讲课，感谢能够同院长和研究院成员共进美味的午餐。感谢塔缇阿娜·维纳迪克托娃(Tatiana Venediktova)邀我去莫斯科国立大学语文学院演讲。感谢娜塔莉亚·萨奇戈娃(Natalia

Suchugova)邀我去国立俄罗斯人文大学(Russian State University for the Humanities)。高尔基研究院教授亚历山德拉·乌拉科娃(Alexandra Urakova)给了我莫大帮助,是他帮助我安排行程。尤其感谢她在“引导”我流连于俄罗斯的同时,愿与我分享她有关爱伦·坡的深刻见地。在叶卡捷琳堡,美国领馆克里斯多夫·G.伊斯特拉蒂(Christopher G. Istrati)在斯拉夫亚娜·萨加彦(Slavyana Sagakyan)的帮助下,为我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乌拉尔国立大学(Sverdlov Ural State University)筹备了两场演讲,并安排了与当地诗人和艺术家的午宴。十分感激校方全体教员的热情款待。我与诗人斯拉娃·M.拉比诺维奇(Slava M. Rabinovich)进行了愉快的交谈,从他那里,我了解了俄罗斯学者对爱伦·坡的理解。在彼尔姆(Perm),美国领馆的索菲亚·斯勒萨恰克(Sofia Slesarchuk)和她的助手维多利亚·莎齐洛娃(Victoria Shakirova)给了我帮助,并主持了我在彼尔姆图书馆(Perm Library)“美国角”(American Corner)的一场讲座。在彼尔姆国立师范大学(Perm State Pedagogical University),我很荣幸能够在这所大学最古老的礼堂举办讲座。十分感激亚历山德罗芙娜·克留奇科娃(Alexandrovna Kryuchkova)及全体教员邀请我举办讲座,为我沏了一杯芬芳的茶,十分关照我。我要特别感谢美国参议员林赛·葛兰姆(Lindsay Graham)及其随从克里斯·威廉姆斯(Chris Williams)和劳伦·爱德华兹(Lauren Edwards),他们帮助并支持我往来于各个办公机构之间,让我能够成功举办诸多重要的文化活动,如在圣彼得堡举行的与爱伦·坡相关的文化活动。

在爱伦·坡诞辰200周年之际,我遇见的那些人让我明白,单单通过与他人进行交谈和通信,就可以获得新的见解,就可以用新的方式理解旧的观点。特别感谢沃利·克伯格(Wally Coberg)与我谈

论爱伦·坡的人生经历，感谢辛西娅·波珀(Cynthia Popper)和萨琳娜·钱伯斯(Selena Chambers)同我探讨《我发现了》一书。

爱伦·坡博物馆之所以仍是我的快乐之源，是因为那些与之相关的人。虽然担任着博物馆主席，但我对爱伦·坡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我感谢馆长克里斯·塞姆那(Chris Semtner)向我以及世界上所有需要博物馆帮助的人给予的热心帮助。确保博物馆能够顺利运转的董事会各位成员一直是我强大的后盾，其中几位对我的帮助极为重要。在此，我必须提到霍尔特·埃德蒙兹和本·沃森两位。他们在我探究爱伦·坡的很多活动中都陪伴着我。另外，两位董事会成员鼓励我收集爱伦·坡的作品：苏珊·塔内个人对爱伦·坡作品的收藏蔚为壮观，她是第一位建议我展出我的藏品的人。彼得·福恩是世界上收藏爱伦·坡物品最多的人(包括一个仍然运行的钟摆)。他使我承认，收藏爱伦·坡物品可以作为一件值得坚持始终的事业。我也要感谢那些“爱伦·坡青年作家大会”(Edgar Allan Poe Young Writers' Conference)的与会者。年复一年，他们也曾就我在本书中讨论的诸多问题分享了自己的看法。在所有的与会者当中，我尤其想要感谢格雷斯·威廉姆斯(Grace Williams)、卡洛琳·雷纳(Caroline Raynor)和埃里克·迪克森(Eric Dickerson)。这些年来，没有诸位博物馆助理主任与我共事，帮助我，这些会议不会取得成功，也不会有趣味，他们包括弗朗西丝·坡(Frances Poe)、朱莉安娜·惠滕·帕克森(Julianne Whitten Paxson)、切尔西·米提克·施莱格尔(Chelsea Mytyk Schlegel)以及凯瑟琳·基普(Katherine Kipp)。

参观爱伦·坡博物馆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英语教师，他们让我们知道，在没有讲到爱伦·坡之前，他们的美国文学课堂兴味索然，因为学生很崇拜爱伦·坡。一有时间，我也会和校园参观团聊

天。在此，我要感谢那些老师、学生及校长，是他们给了我机会，让我能够试着把本书涉及的所有观点讲给他们听。由于爱伦·坡的诗歌和小说起初是用以朗读的，在我与他人合作表演朗读他的作品时，我看到了其诗歌的节奏美对观众所产生的效果，我从中受益匪浅。感谢我的合作伙伴，来自联合大学音乐系的特里·麦克罗伯茨(Terry McRoberts)，我希望我们还能再合作一次。兰布斯大学(Lambuth University)的杰伊·奥尔(Jay Orr)每逢生日当周，都会主持一场年度爱伦·坡之夜的活动。同时，他还会在麦迪逊镇图书馆(Madison County Library)组织一场爱伦·坡读书会。另外，感谢希瑟·劳森(Heather Lawson)邀请我前往密西西比州赫尔南多的“赫尔南多公共图书馆”(Hernando Public Library)演讲。

作为一名大学教授，没有我所在的联合大学(Union University)校长大卫·多克里(David S. Dockery)、院长卡拉·桑德森(Carla Sanderson)、教务处副处长吉恩·范特(Gene Fant)及系主任格雷格·索恩伯里(Greg Thornbury)的支持，我很难开始我的爱伦·坡探究之旅。尤其是系主任，感谢他让我在系内讨论会上发言，其间，我谈到了本书的很多观点。感谢他们所有人对我的鼓励。一直以来，联合大学爱玛沃特斯夏季图书馆(Emma Waters Summer Library)的工作人员不论怎样，都会尽力为我提供力所能及的资源。玛丽安娜·杜森伯瑞(Marianna Dusenberry)给予我巨大的支持，帮助我在时间紧张的情况下准备本书手稿，我对此表示感谢。我的学生助理迦勒·斯托林斯(Caleb Stallings)一直都在帮助我。

除了我的堂兄乔治·坡以外，我的其他诸多家人都出席了这一年中的很多爱伦·坡相关活动，我感谢他们在精神上的支持。首先，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凯瑟琳·坡(Katherine Little Poe)，她一直鼓

励着我。在所有参加我的讲座和展览的堂亲表亲中，我要感谢贝丝·韦尔伯恩(Beth Welborn)及其丈夫比尔(Bill)，伍·托马森(Woo Thomason)及其丈夫比尔，嘉莉·坡(Carrie Poe)，哈伯·坡(Harper Poe Vergel de Dios)及其丈夫约翰(John)。感谢托妮·苏伊特尔(Toni Suiter)在爱伦·坡博物馆董事会为我提供帮助，感谢查尔斯·坎农(Charles Cannon)在通信中鼓励我。

我的家人在我探索爱伦·坡的历程中一直与我同甘共苦。我的妻子玛丽·安(Mary Anne)刚和我结婚时，并没有想到我们的客厅里会出现一尊爱伦·坡半身像。我的孩子还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名字中的坡蕴含着什么样的意义。感谢他们在过去这些年对我的支持，感谢他们在2009年一路陪伴着我辗转各地。我的女儿丽贝卡·坡(Rebecca Whitten Poe Hays)和女婿约书亚(Joshua)在2009年1月陪我到里士满。那时，我在美国邮政总局爱伦·坡纪念邮票发布仪式上和爱伦·坡博物馆纪念爱伦·坡200周年正式开始仪式上做了致辞。我的另一个女儿玛丽·坡(Mary Ellen Poe)和整个家庭一起陪我来到查尔斯顿图书馆协会做演讲。另外，两个女儿和我一起曾到圣彼得堡，参加领事招待会，开启了我在那里的爱伦·坡展览之旅。过去两个世纪，我们家族的诸多家风能够幸存于基因混合，对那些知道这其中的奥秘但却为此保密的人们，我表示感谢。

哈里·李·坡

写于田纳西州杰克逊市

2011年1月

目录

Contents

前言 / 001

第一章 被误读的爱伦·坡 / 001

形象重构: 不一样的爱伦·坡 / 004

大卫·科波菲尔与爱伦·坡 / 005

大众偶像爱伦·坡 / 007

格里斯沃尔德和谬误的产生 / 008

格里斯沃尔德及对爱伦·坡的批判性评价 / 014

最了解爱伦·坡的人 / 017

爱伦·坡作品的批评传统 / 023

爱伦·坡同时代的人 / 024

学术界的文学批评 / 029

爱伦·坡的多元性作品 / 034

爱伦·坡的诗歌及当代批评 / 041

结论 / 044

第二章 苦难的问题 / 046

爱情与亲情 / 047

正义与义愤慷慨 / 051

自谋生路 / 054

追逐梦想: 创建出版中心 / 067

夜以继日地工作 / 071

《我发现了》 / 076

成功与幸福 / 079

第三章 美的问题 / 082

《家具哲学》 / 083

重讲一遍的故事 / 085

《创作的哲学》 / 090

效果 / 092

感情 / 095

艺术手法 / 096

《诗律阐释》 / 101

《阿恩海姆乐园》 / 108

《诗歌的原理》 / 111

结论 / 116

第四章 爱的问题 / 118

父母之爱: 慈爱 / 120

相关人物 / 120

动物 / 123

变质的爱 / 124

朋友之爱: 友情 / 126

病态的友谊 / 131

男女爱情: 激情 / 133

故事中的浪漫爱情 / 139

变质的浪漫爱情 / 143

结论 / 148

第五章 正义的问题 / 149

故事的力量 / 152

侦探神秘故事 / 153

密码与谜题 / 159

五种基本情节 / 161

犯罪与正义 / 167

批评与正义 / 172

怀疑 / 173

推理: 理性与想象 / 175

结论 / 180